讀史兵略

讀史兵略卷之四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武帝建元六年　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也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自上古不屬爲人今漢行數千里與之爭利則人馬罷乏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南越王守天子約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大爲發兵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

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勿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閒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險阻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奉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

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領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啼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

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眾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餉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

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食糧乏絕民苦兵事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勌越出擊之秦兵大敗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

興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生民之屬皆為臣妾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按出豫章者自江西廣信府玉山縣至浙江常山縣入舟出會稽者度錢塘江皆會於衢州府過仙霞嶺也安言其地不可居民不可教養不足疲勞中國之故而言閩省情形最切故備錄之

元光元年　衛尉李廣中尉程不識俱以邊太守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

衛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然何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司馬溫公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爲法何則其繼者難也況與之并時而爲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爲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爲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傚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傚李廣鮮不覆亡哉

營伍不可弛而文書則可簡也

二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王恢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公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

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歐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陰使聶壹爲閒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爲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

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恢恢曰始約爲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

以尉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按馬邑在朔州武州今左雲縣皆屬朔平府

五年　初王恢之討東越也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

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爲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喩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上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按番陽饒州府鄱陽縣也南越今廣州府牂柯江上流曰可渡河至粵東曰西江番禺廣州附郭縣夜郎貴州郎岱水城二廳開桐師今龍陵廳筰關據注在眉州青神縣犍爲郡今敘州府宜賓縣僰道卽犍爲所治自此直指牂柯道南北相値

六年　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各萬騎擊胡關市下衛青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爲胡所敗亡七千騎李廣亦爲胡所敗胡生得廣置兩馬閒絡而盛臥行十餘里廣佯死暫騰而上胡兒馬上

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脫歸漢下敖廣吏當斬贖爲庶人將青賜爵關內侯青雖出於奴虜然善騎射材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樂爲用有將帥材故每出輒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按龍城今察哈爾左翼界非慕容氏之龍城也

元朔五年　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等出朔方大行李息等出右北平凡十餘萬人皆屬青擊匈奴右賢王以爲漢兵遠不能至飲酒醉青等出塞六七百里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衛青爲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夏四月益封青八千七百戶封青三子伉不疑登皆爲列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

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臣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閒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乃封諸將列侯者七人關內侯者三人按高闕在吳喇特旂西朔方郡今河套內鄂爾多斯七旂地右北平今永平府遷縣外東北

六年　衛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翕侯及敗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大將軍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閎長史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

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閒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擅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按定襄在雲中東南今甯遠和林格爾清水河三廳）

元狩二年　霍去病爲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百餘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詔益封去病二千戶夏去病復與合騎侯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異道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行可數百里騫將萬騎在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獨與數十騎馳貫胡騎出其左右

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皆服其勇明日復力戰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會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罷歸漢灋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而票騎將軍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與合騎侯失不相得票騎將軍踰居延過小月氏至祁連山得單桓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裨小王七十餘人天子益封去病五千戶封其裨將有功者爲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會當斬贖爲庶人是時諸宿將所將士馬兵皆不如票騎票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

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由此票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按焉支山在甘州府山丹縣東南居延澤在肅州高臺縣口外小月氏甘涼二府南山及嘉峪關外南山地祁連山在甘州府張掖縣西南

匈奴渾邪王降是時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票騎將軍將兵往迎之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幷其衆票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不欲降者頗遁去票騎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詣至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四萬餘人號稱十萬

四年　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

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私負從馬復四萬匹步兵轉者踵軍後又數十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票騎票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票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李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主爵都尉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曹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以精兵待幕北大將軍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幷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回遠而水草少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亦陰

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公孫敖新失侯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慍怒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尙彊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留一日悉燒其城餘粟而歸前將軍廣與右將軍食其軍無導惑失道

後大將軍不及單于戰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遇二將軍大將軍使長史責問廣食其失道狀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爲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猨臂善射度不中不發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爲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十餘日眞單

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票騎將軍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匈奴分其國為左右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濊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故謂之左右方亦謂之左右地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鹵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天子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又封其所部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四人為列侯從票侯破奴等二人益封校尉敢為關內侯食邑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票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

門下士多去事票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票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敎之孫吳兵灋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灋天子爲治第令票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票騎尙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大將軍爲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亦以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按寘顏山在土謝圖左旗北訥拉特山趙信城在訥拉特山南喀山之閒狼居胥山今多倫諾爾北德爾山姑衍在多倫諾爾西瀚海即蘇尼特旗北大戈壁也幕南瀚海以南令居在朔方郡西南今涼州府平番縣西北

元鼎五年　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按桂陽今湖南郴州湟水即淮水此中路兵從連州下其東路出豫章者過南安府之大庾嶺由南雄州下韶州府之湞水二路合於清遠縣之北江其西路出零陵者由永州府下桂林平樂二府之離水為粵東之西江蒼梧今梧州府夜郎牂柯江亦合於西江二江滙於廣州城西

六年　樓船將軍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陿破石門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路博德至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南越王建德相呂嘉城守樓船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伏波為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驅而入伏波營中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

亡入海伏波遣人追之校尉司馬蘇宏得建德越郎都稽得嘉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以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珠厓儋耳九郡

按尋峽即湞陽峽在韶州府英德縣南石門據注在番禺縣西北二十里南海今廣州府蒼梧今梧州府鬱林今鬱林州合浦今廉州府交趾今越南國東都九眞其清華鎮日南其南鎮也珠厓則今崖州儋耳今儋州皆屬瓊州府

初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以士卒勞倦不許令諸校屯豫章梅嶺以待命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弗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自稱武帝上欲復使楊僕將爲其伐前勞以書敕責

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使建德呂嘉得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念其勤勞而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是四過也問君蜀刀價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以越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以擊東越按揭陽縣今屬潮州府梅嶺在甯都州東北六十里按廣昌縣梅川水所出非大庾嶺也白沙武林小司馬說是今白沙在邵陽縣西武林在餘干縣東北三十里皆屬饒州府居梅嶺之北廣信府西

句章今甯波府慈谿縣若邪下白沙字疑衍若耶谿今紹興府山陰縣東南

元封元年　漢兵入東越境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樓船將軍卒錢塘轅終古斬徇北將軍故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越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眾降上封終古爲禦兒侯陽爲卯石侯居股爲東成侯敖爲開陵侯又封橫海將軍說爲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爲繚嫈侯東越降將多軍爲無錫侯上以閩地險阻數反覆終爲後世患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閒遂虛其地

二年　初全燕之世嘗略屬眞番朝鮮爲置吏築障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爲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髻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眞番朝鮮

蠻夷及燕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不通是歲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浿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即不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遼東東部都尉治武次縣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按眞番朝鮮皆今高麗國界浿水今大同江王險城即平壤城在大同江北岸高麗慈山郡西南辰國即辰韓今高麗价川界東部都尉治武次縣今岫巖廳也上募天下死罪爲兵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左將軍荀彘出遼東以討朝鮮胡氏曰僕從齊浮渤海蓋自青萊以北幽平以南皆濱於海其海通謂之渤海非指

渤海郡西言也按海之旁出者曰渤今登萊北海道也遼東今奉天府

三年　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遁山中十餘日稍求退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復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浿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所將燕代卒多勁悍樓船將齊卒已嘗敗亡困辱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

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閒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閒隙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以兩將圍城乖異兵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之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遂亦以爲然乃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卽命左將軍麾下執樓船將軍幷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幷兩軍卽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唊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幷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

死夏尼谿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爲樂浪臨屯元菟眞番四郡

胡氏曰樂浪郡治朝鮮縣蓋以右渠所都爲治所也臣瓚曰茂陵書臨屯郡治東暆縣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領十五縣元菟郡本高句驪也既平朝鮮幷開爲郡治沃沮城後爲夷貊所侵徙郡句驪西北眞番郡治霅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領十五縣其後廢臨屯眞番二郡琢志東暆縣屬樂浪霅縣無所考按樂浪跨鴨綠江南北臨屯在其東南元菟在　與京東修家江西眞番則鴨綠修家二江間歟

太初元年　漢使人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宛王與其羣臣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

肯與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可盡虜矣天子嘗使浞野侯以七百騎虜樓蘭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乃拜李夫人兄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按大宛今博羅爾喀楚克界鹽水卽鹽澤北則古匈奴南則大戈壁也

二年 貳師將軍之西也既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李哆趙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

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按郁成疑即郁立師在迪化州奇臺縣北燉煌今安西州屬縣玉門關在其西陽關在其西南

三年　漢既亡浞野之兵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屯兵以衛酒泉而發天下吏有罪者

亡命者及贅壻賈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
適爲兵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而拜習馬者二人爲
執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所
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
而西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
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
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
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
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王其外城
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城中持王毋寡頭遣人使
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
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

孰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兵必矣乃許宛之約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爲宛王與盟而罷兵按大夏今特里岡泊之布魯特烏孫今伊犁輪臺今庫車西酒泉今肅州張掖今甘州居延在高臺東北康居今哈薩克北之塔什干

天漢二年　遣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隴西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

漢復使因杅將軍敖出西河彊弩都尉路博德會涿涂山（漢書作涿邪山在高闕塞北千餘里）無所得初李廣有孫陵爲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爲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及貳師擊匈奴上詔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劒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耶吾發軍多無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引兵擊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無所見還抵受降城休士陵於

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閒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復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鬬樹木閒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

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校尉成安侯韓延年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

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持二升糒一片冰期至遮虜障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按天山在西域之北今曰騰格里山西河郡今山西永甯州西北及河套東南界涿涂山今三音諾顏右翼中末旗鄂羅克泊東南山丹賜泰鄣郡今江甯甯國徽州等地其人弱不任兵楚人則此郡客戶徐州人也關千山今三音諾顏右翼右後旗之西巴彥山遮虜障在高臺縣西北東浚稽山東字誤倒當云東至浚稽山在今三音諾顏右末旗之西龍勒木鄙拜塔里克河俱在居延海北

征和三年　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商邱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馬通將四萬騎出酒泉擊匈奴匈奴單于聞漢兵大出悉徙其輜重北邸郅居水左賢

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度姑且水商丘成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馬通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彊引去通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遮馬通軍遣開陵侯成娩將樓蘭尉犂危須等六國兵共圍車師盡得其王民眾而還貳師將軍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陿貳師擊破之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敵初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爲祖道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如立爲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爲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會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

昌邑王爲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詔載屈氂廚車以徇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居以北可復得見乎貳師由是狐疑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兵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決眭都尉煇渠侯謀曰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燕然山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貳師遂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宗族遂滅按郅居水今鄂爾坤河余吾水今哈拉鄂倫河兜銜山今土拉河與喀魯哈河會處姑且水今翁金河蒲奴水今錫拉鄂倫河天山在新疆東北樓蘭國今羅卜諾爾東

南剡犂今開都河出博斯騰泊之南庫爾勒城危須今阿爾揮河南車師則今哈喇和卓夫羊句山今土謝圖左翼中左旗北轄郭爾山范夫人城今巴哈噶托爾山南轄郭爾山西北燕然山今三音諾顏旗鄂爾哲圖和爾哈拉山口外地不能翔實謹據輿圖推詳之如此

昭帝元鳳三年　冬遼東烏桓反初冒頓破東胡餘眾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爲二族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爲漢偵察匈奴動靜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眾漸彊遂反先是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殺略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爲烏桓閒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

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卽後匈奴遂擊烏桓烏桓時新中匈奴兵明友旣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復出兵按烏桓今蘇尼特阿巴哈喇爾旗地鮮卑今科爾沁右翼西三十里上谷郡今順天府宣化府等地遼陽郡今懷柔密雲等縣右北平郡今永平府口外地遼東今奉天府以東五原卽九原遼水在奉天府承德縣邊外自開原鐵嶺之西逕承德遼陽海城入海

四年　初杅罙遣太子賴丹爲質於龜茲貳師擊大宛還將賴丹入至京師霍光用桑弘羊前議以賴丹爲校尉將軍田輪臺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爲害王卽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樓蘭王死匈奴先

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為王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王辭不至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送迎漢使又數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為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驗馬監北地傅介子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龜茲介子至樓蘭龜茲責其王皆謝服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會匈奴使從烏孫還在龜茲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

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匈立死其貴臣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安歸首馳傳詣闕縣首北闕下乃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爲刻印章賜以宮女爲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塡撫之按扜罙即扜彌今和闐河東塔里木河南龜兹今庫車輪臺在庫車東今布古爾樓蘭王最在東垂者樓蘭在今羅卜淖爾東南漢時由今敦煌縣布隆吉河而西過白龍堆郎至

其地非如今駝路北由哈密也白龍堆今哈喇和卓南之大戈壁也烏孫今伊犂伊循城在樓蘭西北

宣帝本始二年　初烏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娶岑娶胡婦子泥靡尚小岑娶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次曰大樂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與車師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擊匈奴會昭帝崩上遣光祿大夫常惠使烏孫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先是匈奴數侵漢邊漢亦欲討之秋大發兵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

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期以出塞各二千餘里以常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

三年　五將軍發長安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毆畜產遠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夏五月軍罷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斬首捕虜百餘級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至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宏等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即戒宏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爲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

丹餘吾水上卽北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爲侍御史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與校尉常惠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犂汙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橐佗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上以五將皆無功獨惠奉使克獲封惠爲長羅侯然匈奴民衆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上復遣常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

謝曰乃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卽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按西河出今偏關縣張掖出今高臺縣雲中出今歸化城酒泉出今玉門縣五原出今蘇爾哲河蒲離侯水今三音諾顏右翼中末旗拜塔里克河烏員今土謝圖左翼中旗北戈壁候山今鄂韓爾山雞秩山在三音諾顏右翼左末旗南境丹餘吾水今翁金河之瑚爾哈鄂倫泊）

匈奴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爲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盜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按丁零今外喀爾喀北俄羅斯也）

是歲潁川太守趙廣漢爲京兆尹潁川俗豪桀相朋黨廣漢爲

姦猾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於是更相怨咎姦黨散落盜賊不敢發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名由是入爲京兆尹京兆政清吏民稱之（按請發爲亂之原守土者宜知之）

地節三年　昭帝時匈奴使四千騎田車師及五將軍擊匈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爲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爲太子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是歲侍郎會稽鄭吉與校尉司馬憙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破之車師王請降匈奴發兵攻車師吉憙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卽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乃輕騎奔烏孫吉卽迎其妻子傳

送長安匈奴更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爲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鄭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往田車師地以實之按開都河出博斯騰泊西南者南流入塔里木河其東岸即渠犂田官也

元康元年　初烏孫公主少子萬年有寵於莎車王莎車王死而無子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爲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憙皆在北道諸國閒奉世與其副

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說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爲可獨少府蕭望之以爲奉世奉使有指而擅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法卽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爲比爭遂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按莎車在喀什噶爾河北依提約爾山東

二年　匈奴大臣皆以爲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

犂田卒七千餘人救之爲匈奴所圍吉上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漢兵在渠犂者少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得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

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止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渠犂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吉爲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按渠犂在開都河東焉耆在其北哈布齊垓河東

四年　初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地及帝即位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郡

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趙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匈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使羌居之間者匈奴困於西方疑其更遣使至羌中與相結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燉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為狼何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胡氏曰河西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四郡本匈奴昆邪休屠王地武帝開之置郡縣羌與匈奴隔遠不復得通湟中湟水左右地也其地肥美故斥逐諸羌不使居之水經註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

北則湟水所出東流逕湟中城北故小月氏之地也又東逕臨羌破羌允街枝楊金城而合於大河師古曰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湟水之北是漢地仲為曰湟北非謂漢地也羌意欲稍北東逕與匈奴合而為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蓋羌依南山度湟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湟北則漢地所以隔絕羌與匈奴通之路正在此蘇林曰畢开在金城南披河西四郡今涼州府漢武威郡甘州府漢張掖郡肅州漢酒泉郡安西州漢敦煌郡湟中今西甯府以北湟水出塞外逕西甯府以北碾伯縣南又東逕平番縣蘭州府入河先零羌在西甯府西湟水南岸畢开羌在西甯府東今蘭州府西南

神爵元年　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者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怨怒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二千屯備羌至浩亹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

遙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乃大發兵詣金城夏四月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度河恐爲虜所遮卽夜遣三校銜枚先度度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度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

壹鬬而死可得邪初罕幵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幷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仍以功大小賜錢有差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幵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時上已發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若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冊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耐冬不如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幵在鮮水上者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議之充國以爲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爲米二

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爲彊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甯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

賛欲以歲數而勝敵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等將兵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勿復有疑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使人諭罕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乃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欲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

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戍申充國上奏秋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道阨陿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

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詔破羌彊弩將軍詣屯所以十二月與充國合進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

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致敢爲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芻藁調度甚廣難久不解繇役不息恐生他變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閒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林木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三十畮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

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眾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

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幵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復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

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畔還者不絶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絶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以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復更發也臣愚以爲

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奏上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必可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破羌彊弩將軍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彊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胡氏曰浩亹縣有浩亹水出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湟水杜佑曰即今廣武縣地縣西南有漢浩亹縣故城昭帝元始六年置金城郡唐蘭鄯廓州地文穎曰金城有三縣在南六百里縣廢日落都山名游水經注破羌縣西有樂都城劉晌曰唐鄯州治故樂都城劉晌曰漢金城縣界羌所處也後漢置西海郡晉乞伏乾歸都於此唐爲蘭州五泉縣據漢書羌豪獻鮮水海地於王莽置西海郡即此按浩亹河出古州府西南遷大通碾伯平番入湟水在湟水東北令居今涼州府平番縣金城郡在蘭州府皋蘭縣西南四望峽今碾伯縣東南落都山即在其西皆在西甯府北西

部都尉孟康云在金城則不得云西至疑在破羌今碾伯縣南也鮮水據注則今青海之烏蘭布河是畢羌地西北所至河南大开今貴德廳湟峽在西寧縣東三十里

二年　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饑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多斬首生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秋羌若零離

酉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餘皆爲侯爲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酗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

五鳳元年　　秋七月匈奴屠耆單于使先賢撣兄右奧鞬王與烏籍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犂當戶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爲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犂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卽自立爲車犂單于烏籍

都尉亦自立爲烏籍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犂單于使都隆奇擊烏籍烏籍車犂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爲四萬人烏籍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幷力尊輔車犂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犂單于車犂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兵西南留闟敦地漢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犇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

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按呼揭疑今塔爾巴哈台爾敦疑今科布多屯田

讀史兵略卷之五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元帝初元二年　初武帝滅南越開置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其民自以阻絕數犯吏禁率數年一反漢輒發兵擊定之上即位之明年珠厓山南縣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博謀於羣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今關東民眾久困流離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

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上從之珠厓今瓊州府瓊山縣東南儋耳今儋州山南縣在黎母山南今定安縣南界

永光二年　隴西羌彡姐旁種反彡先廉反詔丞相韋元成等入議是時歲比不登朝廷方以爲憂而遭羌變元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調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爲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飭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

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之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爲名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爲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昌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羌衆盛多皆爲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爲發兵六萬餘人八月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之冬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按胡註分屯三處云任立屯白石韓昌屯臨洮馮奉世屯首陽據此則任屯蘭州府河州西之白石韓屯岷州之臨洮馮屯鞏昌府渭源之首陽也彡姐羌在鞏昌府西南蘭州府河州之正南也

建昭三年　使西域都護騎都尉北地甘延壽副校尉山陽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於康居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乃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尼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其驕慢如此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略喜奇功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强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

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
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
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
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
部勒行陳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
言兵狀卽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
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
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
昆彌千餘人毆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
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
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
令軍不得爲寇閒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

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具色子男開牟以爲導具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戹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鬭來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卻頗遣

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爲前戟弩爲後仰射城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乃下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

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詔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按郅支本立牙帳於堅昆今烏梁海烏里雅蘇台開移處康居今哈薩克北之塔什干城郅支城在其北都賴河即其城南西流之錫得河也闞蘇今郅什城隨唐之蘇對沙那大宛則博羅爾喀楚克等北及今霍罕地南道渡渾巴什河由巴爾昌喀什噶爾進北道入赤谷出楚克達爾山自烏什北進溫宿今阿克蘇闞池今特穆爾圖泊

竟甯元年　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

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用得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吏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已罷外城省亭隧幾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

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歲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 按陰山綿延甚遠自河套北東至內興安嶺一曰青山

成帝建始四年 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

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商大將軍鳳及百寮議數日不決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樸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按近都護者龜茲姑墨溫宿三小國兵不多故須燉煌兵）

河平二年　春伊邪莫演罷歸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

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旣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以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

夜郎王興鉤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爲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蠻夷王侯輕易漢使不憚國威恐議者選耎復守和解太守察動靜有變乃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王侯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遠藏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爲不毛之地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牙早斷絕之

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於是鳳薦金城司馬臨邛陳立爲牂柯太守立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國且同亭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邑君曰將軍誅無狀爲民除害願出曉士衆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鉤町王禹漏臥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阸爲壘立使奇兵絕其饟道縱反間以誘其衆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都尉復還戰立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西夷遂平按夜郎今貴州安順府永甯州朗岱以北水城之南鉤町今興義府漏臥今師宗州皆漢牂柯郡縣也

四年一初武帝通西域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獨不服數剽殺漢使久之漢使者文忠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合謀攻殺其王立陰末赴爲罽賓王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琅當德殺副以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其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及帝即位復遣使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驕慢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愜快其求者爲壤比而爲寇今縣度之阸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

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尙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閒乞匄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坂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墜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眾涉危難之路罷敝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於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

刺賞賜貢市其使數年而壹至云按罽賓今巴達克山以南溫都斯坦地縣度則雅布塔爾以北雅普什以西諸山註云烏秅國西之石山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過此即五印度矣皮山在葉爾羌西

元延二年　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為降民所殺諸翖侯大亂詔徵故金城太守段會宗為左曹中郎將使安輯烏孫立安日弟末振將為小昆彌定其國而還時大昆彌雌栗靡勇健末振將恐為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會宗立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久之大昆彌翖侯難栖殺末振將安日子安犂靡代為小昆彌漢恨不自誅末振將復遣會宗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邱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邱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婁地選精兵三千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邱責以末振將之罪即手劍擊殺番邱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安犂靡勒兵數千騎圍會宗

會宗爲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槀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爲大罪卽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按墊婁疑在今沙雅爾斯河界）

綏和元年　匈奴車牙單于死弟囊知牙斯立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或說王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材箭竿鷲羽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爲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爲有不得傷命損威根卽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藩至匈奴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割

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其報必大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蕃曰詔指也然蕃亦爲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此溫偶駼王所居地也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蕃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溫偶駼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單于遣使上書以蕃求地狀聞詔報單于蕃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徙蕃爲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按斗入漢地直張掖者今合黎山西額濟納河舊土爾扈特旂境

孺子嬰居攝二年　東郡太守翟義方進之子也與姊子上蔡陳豐謀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爲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

今宗室衰弱外無彊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今欲發之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以九月都試日斬觀令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信子匡時爲東平王乃幷東平兵立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此自危莽乃使其黨親孫建王邑王駿王況等自擇除關西人爲校尉軍吏將關東甲卒發奔命

以鄧義爲復以武讓屯函谷關逯並屯武關劉秀屯宛三輔閒翟義起自茂陵以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並發槐里男子趙朋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𨙶令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稍多至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復使王級閻遷西擊朋等命王惲屯平樂館王晏屯城北皆勒兵自備以甄邯爲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諸將東至陳留菑與翟義會戰破之斬劉璜首莽大喜復下詔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爲列侯卽軍中拜授因大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圉城十二月大破之義與劉信棄軍亡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按東郡今東昌府一帶觀今曹州府觀城縣義時蓋治觀也函谷新關在河南府新安縣東北武關在商州東漢宛縣今南陽府南陽縣以上皆在長安東茂陵在西安府興平縣

汧縣胡注引李賢注云故城在汧源縣南隋改汧為汧源故章懐云然今鳳翔府隴州南也槐里今西安府興平縣右輔都尉治郿今郿縣在渭南盩今武功縣在渭北以上皆在長安西北樂館疑在長安城西陳郿今開封府陳郿縣甯故戴國今衛輝府考城縣也在陳郿東北固今開封府杞縣南之圉郛鋪固始今陳州府淮甯縣西北陳即陳州府也新莽始建國二年

單于始因夏侯藩求地有拒漢語後以求稅烏桓不得因寇掠其人民釁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故怨恨乃遣右大且渠蒲呼盧訾等十餘人將兵衆萬騎以護送烏桓為名勒兵塞下莽以廣新公甄豐為右伯出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聞之憚供給煩費謀亡入匈奴都護但欽召置離斬之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衆二千餘人亡降匈奴單于受之遣兵與狐蘭支入寇擊車師殺後城長傷都護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時戊己校尉刁護病史陳良終帶謀曰西域諸國頗背叛匈奴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帥人衆降匈奴遂殺護及其子男昆弟盡

胥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號良帶曰烏賁都尉按後城注以爲車師後王庭今濟木薩也

三年　遣田禾將軍趙並發戍卒屯田五原北假以助軍糧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是時諸將在邊以大衆未集未敢出擊將軍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䖟敺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

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自當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釜鍑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

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始流亡爲盜賊幷州平州尤甚按北假中今河套北河以南胡注云此時未有平州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魏始分幽州置平州平字誤也語確甚

四年　初五威將帥出西南夷改句町王爲侯王邯怨怒不附莽諷牂柯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殺歆州郡擊之不能服莽又發高句驪兵擊匈奴高句驪不欲行郡彊迫皆亡出塞因犯法爲寇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他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餘濊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尉安濊貉遂反詔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騶至而斬焉傳首長安按句町今臨安府建水縣以東至羅斛州判界高句驪今

奉天府鐵嶺縣濊貊在今高麗北界夫餘今郭爾羅斯前旗

天鳳三年遣大使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戊己校尉郭欽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穀駿欲襲擊之焉耆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為數部命郭欽及佐帥何封別將居後駿等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封犂危須國兵為反間還共襲駿皆殺之欽後至焉耆焉耆兵未還欽襲擊殺其老弱從車師還入塞莽拜欽為塡外將軍封剿胡子何封為集胡男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及莽敗崇沒西域遂絕按焉耆在哈布齊垓河東危須在阿爾輝河南焉耆東封犂當作尉犂形近而訛在焉耆南今庫爾勒東開都河南三國正相鄰其西龜茲今庫車其西姑墨今拜城其西莎車今雅滿雅爾河北岸依提約爾山東

四年莽法令煩苛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而旱蝗相因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於是並起為

盜賊依阻山澤侵淫日廣臨淮瓜田儀依阻會稽長州琅邪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中爲盜其眾浸多至萬數荆州饑饉民眾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爭訟遂推爲渠帥眾數百人於是諸亡命者南陽馬武潁川王常成丹等皆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山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長州今蘇州府長洲縣海曲在山東沂州府日照縣新市離鄉聚皆在湖北安陸府京山縣綠林山在荆門州當陽縣

五年　以大司馬司允費興爲荆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興對曰荆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爲業間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爲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犂牛種食闊其租賦冀可以解釋安集莽怒免興官

六年　莽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豬突豨勇以爲鋭卒一切稅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縑帛皆輸長安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軍馬多少各以秩爲差吏盡復以與民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饑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爲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爲理軍賜以車馬待發軍以奇行以正動不聞以妄也

地皇二年　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歷候氣變以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尊飾虛僞以媮名位賊夫

人之子國師嘉信公秀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
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羲和魯匡設六筦以窮
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
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
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然頗采其言左遷魯匡爲五
原卒正以百姓怨誹故也六筦非匡所獨造莽厭衆意而出之
初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爲盜賊稍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
衆雖萬數不敢略有城邑日闋而已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鬬中
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或上書具言狀莽
大怒以爲誣罔因下書責七公曰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
養民仁之道也抑彊督姦捕誅盜賊義之節也今則不然盜發
不輒得至成羣黨遮略乘傳宰士士得脫者又妄自言我責數

賊何爲如是賊曰以貧窮故耳賊護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饑寒犯灋爲非大者羣盜小者偷穴不過二科今乃結謀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饑寒之謂邪七公其嚴敕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幷力疾惡黠賊而妄曰饑寒所爲輒捕繫請其罪於是羣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州郡又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田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爲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蔓連州乃遣將帥多使者傳相監趣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不暇復憂盜賊治官事將帥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爲賊所破吏氣浸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故郡縣降賊皆

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饑饉易動旬日之閒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

三年　遣太師王匡將軍廉丹東討衆賊初琅邪樊崇等衆既𣸈盛乃相與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爲之語曰甯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況之言莽詔書讓廉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其掾馮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周人思召公也人所歌舞天必從之今方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鎭撫吏士砥厲其節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

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丹不聽衍左將軍奉世曾孫也（琅邪今青州府諸城縣）綠林賊遇疾疫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鳳王匡馬武及其黨朱鮪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秋七月匡等進攻隨平林人陳牧廖湛聚眾應之號平林兵（南郡今湖北荆州府隨今德安府隨州）

初長沙定王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濕徙封南陽之白水鄉與宗族往家焉仁卒于敞嗣值莽篡位國除節侯少子外爲鬱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娶湖陽樊重女生三男縯仲秀兄弟早孤養於叔父良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

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秀隆準日角性
勤稼穡縯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秀姊元爲新野鄧晨妻秀
嘗與晨俱過穰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
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用知非僕耶坐者皆大笑晨心
獨喜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宛人李軼謂從兄通曰今四
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
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見因
具言讖文事與相約結定計議通欲以立秋材官都試騎士日
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因以號令大衆使軼與秀歸
舂陵舉兵以相應於是縯召諸豪桀計議分遣親客於諸縣起
兵縯自發舂陵子弟得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秀
時年二十八李通未發事覺亡走家屬坐死者六十四人縯使

族人嘉招說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進屠唐子鄉又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眾恚恨欲反攻諸劉劉秀斂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眾乃悅進拔棘陽李軼鄧晨皆將賓客來會劉縯欲進攻宛至小長安聚與甄阜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秀單馬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奔前行復見姊元趣令上馬元手揮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爲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死縯弟仲及宗從死者數十人縯復收會兵眾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度潢淳臨沘水阻兩川間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縯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縯即與秀及李通造其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眾推王常縯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殘虐百姓思漢今劉氏

復興卽眞主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大功續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爲餘將成丹張卬言之丹卬負其衆曰大丈夫旣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曉說其將帥曰王莽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彊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勢尙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彊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卽引兵與漢軍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續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爲六部

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按後漢書宗室四王傳劉買以長沙定王發子封於零道之舂陵鄉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陽之白水鄉猶以舂陵爲國號在今襄陽府棗陽縣界湖陽今南陽府唐縣東南南即舂陵縣新市今京山縣東北平林在隨州東北胡氏曰莽改南陽曰前隊小長安聚在南陽南唐子鄉有唐子山在湖陽西南棘陽在淯陽西北藍鄉在南陽府新野縣東潢淳鄉氏謂之潢淳聚拔在今南陽府唐縣西諸水支流也泚水由唐縣南出大胡山南合澧水在潢淳南宜秋聚在南陽府桐柏縣平氏故城西南淮陽王更始元年漢兵與下江兵共攻甄阜梁邱賜斬之殺士卒二萬餘人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引兵欲據宛劉縯與戰於淯陽下大破之遂圍宛先是青徐賊眾雖數十萬人訖無文書號令旌旗部曲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移書稱說莽聞之始懼舂陵戴侯曾孫元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

憚縯威明貪元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召縯示其議縯曰諸
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靑徐眾數十萬聞南陽
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
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遽自尊立爲天下
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也不如且稱王以號令王
勢亦足以斬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必不奪吾
爵位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
善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眾皆從之
二月辛巳朔設壇場於淯水上沙中元卽皇帝位南面立朝羣
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改元以族父良爲國三老
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爲成國上公朱鮪爲大司馬劉縯爲大
司徒陳牧爲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按

江兵者王常成丹等兵也育陽今南陽府南陽縣南淯水自河南府嵩縣東南流入南陽府南召縣西逕南陽縣東南水經注以爲諸將立更始於斯水之上

王莽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爲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王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三萬人號百萬餘在道者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夏五月王尋王邑南出潁川與嚴尤陳茂合諸將見尋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卽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素輕秀及迫急乃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

秀復爲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與廷尉大將軍王常守昆陽夜與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喋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耶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棚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爲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爲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爲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按漢昆陽縣今南陽府葉縣）

棘陽守長岑彭與前隊貳嚴說共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

人相食乃舉城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縯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固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按棘陽今唐縣及新野縣東北）

劉秀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己卯朔秀與諸營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犇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

乘銳奔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埶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士卒奔走各還其郡王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洛陽關中聞之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閒徧於天下胡氏曰水經注滍水出南陽魯陽縣西堯山東南經昆陽城北東入汝按漢昆陽縣今葉縣東北

八月更始遣申屠建李松攻武關析人鄧曄開關迎漢兵以王憲爲校尉將兵度渭所過迎降長安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軍四會城下又聞天水隗氏方到皆爭欲入城貪立大功鹵掠

之利莽赦城中囚徒皆授兵殺豨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使更始將軍史諶將之度渭橋皆散走諶空還眾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椁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九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師古曰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張邯逢兵見殺王邑王林王巡𧶜惲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會日暮官府邸第盡犇亡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讙並和燒作室門斧敬灋闥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所居黃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莽紺袀服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式於前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庚戌且明羣臣扶掖莽自前殿之漸臺公卿從官尚千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閒關至漸臺見其子侍中

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聞莽在漸臺衆共圍之數百重臺上猶與相射矢盡短兵接王邑父子釁惲王巡戰死莽入室下餔時衆兵上臺苗訢唐尊王盛等皆死商人杜吳殺莽校尉東海公賓就斬莽首軍人分莽身節解臠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妻莽後宮乘其車服癸丑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宛縣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漸臺在長安西北黃皇室主即孝平皇后

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爲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更始乃以劉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胡氏曰爲光武自河北定天下張本秀至河北所

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甯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即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笑因留宿閒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二科而已天時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況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

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胡氏曰雖爲小與元功其本諸此）秀大悅因令禹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兄縯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饑渴易爲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朱子耿純謁秀於邯鄲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拔鄴今彰德府臨漳縣邯鄲今屬廣平府皆在漢大河北）故趙繆王子林說秀決列人河水以灌赤眉秀不從去之眞定林素任俠於趙魏間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眞子輿云母故成帝謳者嘗見黃氣從上下遂任身趙后欲害之僞易他人子以故得全林等

信之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謀共立郎會民間傳赤眉將度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以觀衆心百姓多信之十二月林等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立郎爲天子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

拔列人今廣平府肥鄉縣 眞定今正定府正定縣

二年 申屠建李松迎更始遷都二月更始發洛陽初三輔豪傑假號誅莽者人人望封侯申屠建既斬王憲又揚言三輔兒大黠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更始至長安乃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於是三輔悉平時長安唯未央宮被焚其餘宮室供帳倉庫官府皆案堵如故市里不改於舊更始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

次吏驚愕相視時羣小賈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耿况遣其子弇奉奏詣長安弇時年二十一行至宋子會王郎起弇從吏孫倉衞包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上谷漁陽兵馬歸發突騎以轔烏合之眾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遂亡降王郎弇聞大司馬秀在盧奴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王郎移檄購秀十萬戶秀令功曹令史潁川王霸至市中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慚懅而反秀將南歸耿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尙南首奈何

北行入薊中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故廣陽王子接起
兵薊中以應郎城中擾亂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
迎於是秀趣駕而出至南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遂晨夜南馳
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蕪蔞亭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至饒
陽官屬皆乏食秀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
飢爭奪之傳吏疑其偽乃椎鼓數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官屬
皆失色秀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
乃駕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
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
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度官
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王
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遇大風雨秀引車入道傍空

倉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進至下博城西惶恐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卽馳赴之是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南陽任光和戎太守信都邳彤不肯從光自以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聞秀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邳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淸宮除道以迎之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旣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

乃止秀以二郡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刁子都軍中任光以爲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拜任光爲左大將軍信都都尉李忠爲右大將軍邳彤爲後大將軍和戎太守如故信都令萬修爲偏將軍皆封列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任光李忠萬修將兵以從邳彤將兵居前任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秀投暮入堂陽界多張騎火彌滿澤中堂陽卽降又擊貰縣降之城頭子路者東平爰曾也寇掠河濟閒有衆二十餘萬刁子都有衆六七萬故秀欲依之昌城人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迎秀秀以植爲驍騎將軍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迎秀於育拜純爲前將軍進攻下曲陽降之衆稍合至數萬人復北擊中山耿

純恐宗家懷異心乃使從弟訢宿歸燒廬舍以絕其反顧之望秀進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時真定王楊起兵附王郎眾十餘萬秀遣劉植說楊楊乃降秀因留真定納楊甥郭氏為夫人以結之進擊元氏防子皆下之至鄗擊斬王郎將李惲至柏人復破郎將李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按宋子今趙州北盧奴今定州漁陽在薊東北上谷在薊西北廣陽郡治薊胡氏曰昭帝改燕為廣陽國燕薊亭在今饒陽縣東北四十五里饒陽故城又在今深州饒陽縣城東北二十里下曲陽今正定府晉州滹懷云深澤縣東南郎光武所度處今日危渡口又言滹沱河舊在饒陽南至魏太祖因饒河故瀆決令北注新溝所以今在縣北南宮縣今屬冀州下博今深州信都今冀州胡甚引東觀記云王莽分信都為和戎柘下曲陽戎當從形傳作成為是堂陽今冀州新河貫今東鹿縣南昌城在冀州西育當依章懷注作貫中山今定州元氏縣屬正定府房子今趙州高邑北鄗今趙州柏鄉北柏人今順德府唐山縣據此今直隸冀趙深三州以北順天保定正定宣化永平易州皆定光武之關中也、秀舍中兒犯遵軍市令潁川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

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貰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或說大司馬秀以守柏人不如定鉅鹿秀乃引兵東北拔廣阿秀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按柏人今唐山縣鉅鹿今平鄉縣廣阿今趙州隆平縣

薊中之亂耿弇與劉秀相失北走昌平就其父況因說況擊邯鄲時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疑惑多欲從之上谷功曹寇恂門下掾閔業說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可以歸之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

如何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遣恂東約彭寵欲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詣大司馬秀安樂令吳漢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亦勸寵從秀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出止外亭遇一儒生召而食之問以所聞生言大司馬劉公所過爲郡縣所稱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爲秀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會寇恂至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與蓋延王梁將之南攻薊殺王郎大將趙閎寇恂還遂與上谷長史景丹及耿弇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凡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淸河河間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衆丹等勒兵問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即進

至城下城下初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衆皆恐劉秀自登西城樓勒兵問之耿弇拜於城下卽召入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景丹等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爲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景丹寇恂耿弇蓋延吳漢王梁皆爲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耿況彭寵大將軍封況寵丹延皆爲列侯吳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然沈厚有智略鄧禹數薦之於秀秀漸親重之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秀至與之合軍東圍鉅鹿月餘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門內之更始遣兵攻破信都秀使李忠還行太守事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秀逆戰於南䜌不利景丹等縱突騎擊之宏等大敗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可言邪耿純言

於秀曰久守鉅鹿士衆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秀從之夏四月留將軍鄧滿守鉅鹿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乃使其諫大夫杜威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輿者乎威請求萬戶侯秀曰顧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二十餘日五月甲辰郎少傅李立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王霸追斬之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各隸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偏將軍馮異也爲人謙退不伐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護軍宛人朱祜言於秀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秀曰召刺姦收護軍

祐乃不敢復言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悉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遣苗曾爲幽州牧韋順爲上谷太守蔡充爲漁陽太守並北之部蕭王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耿弇入造牀下請閒因說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蕭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復用兵何爲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蕭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蕭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內虜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

自取毋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試於更
始是時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
校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
蕭王欲擊之乃拜吳漢耿弇俱為大將軍持節北發幽州十郡
突騎苗曾聞之陰敕諸郡不得應調吳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
終曾出迎於路漢即收曾斬之耿弇到上谷亦收韋順蔡充斬
之北州震駭於是悉發其兵秋蕭王擊銅馬於鄗吳漢將突騎
來會清陽士馬甚盛漢悉上兵簿於莫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
王益重之王以偏將軍沛國朱浮為大將軍幽州牧使治薊城
銅馬食盡夜遁蕭王追擊於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
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蕭王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
封其渠帥為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

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彤鐵脛五幡十餘萬衆在射犬蕭王引兵進擊大破之南徇河內河內太守韓歆降

按昌平今順天府昌平州漁陽郡今密雲順義武清平谷通州灤平等處上谷郡今保安懷來延慶宣化萬全龍門蔚州等處安樂漁陽今順義縣西南狐奴在其東北南欒今順德府鉅鹿縣無終薊州及玉田縣鄚今束鹿縣清陽今廣平府清河縣館陶今東昌府屬縣蒲陽今保定府完縣射犬今懷慶府河內縣

初謝躬與蕭王共滅王郎數與蕭王違戾常欲襲蕭王畏其兵強而止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蕭王有以慰安之躬勤於吏職蕭王常稱之曰謝尚書真吏也故不自疑其妻知之常戒之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終受制矣躬不納既而躬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及蕭王南擊青犢使躬邀擊尤來於

降慮山躬兵大敗蕭王因躬在外使吳漢岑彭襲據鄴城躬不知輕騎還鄴漢等收斬之其衆悉降（拔隆慮山今彰德府林縣西北）蕭王將北徇燕趙又欲乘釁幷關中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爲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時朱鮪李軼田立陳僑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幷州蕭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鄧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蕭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而已拜馮異爲孟津將軍統魏郡河內兵於河上以拒洛陽蕭王親送鄧禹至野王禹既西蕭王乃復引兵而北寇恂調糇糧治器械以供軍軍雖遠征未

嘗之絕孟津今懷慶府孟縣野王今河內縣